

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創刊號▼

華北文藝新刊

周震麟題



北平北新文藝編輯社發行

招請代售處章程

- 一 總經售處 以推銷本月三百冊為合格 分經售處 以推銷五十冊為合格最少亦須銷二十冊
- 二 負代售責任者，為總經售處主任 或分經售處主任 繳到北平商家保條後即由本社發給委託證
- 三 以售價十成八折計算 餘二成為代售者酬勞 能一人獨銷五百冊者 另償花紅 以資鼓勵
- 四 各經售處 有代招廣告之權限 所招廣告 上交八折 酬勞二成 每月結清代銷本月者 須照發去冊數 按實價交現款半額 餘則每月結算 不得拖欠不交現款 須具委保
- 五 外埠人員如欲經售本刊而無北平商保者，可將書價按八折交足 如遇有未能發售時 所餘本刊 准予退回 惟有污損虫蝕者不收
- 六 書已售出 猶拖欠款項 延過兩個月者 即解除其代銷資格 另委他人
- 七 各經售處 除銷華北文藝期刊外 有發售本社出版各種書籍之權利 酬勞另議 不在此限

北平西四北溝沿 雙新文藝編輯社營業部啟
二〇八號

文之精神為禮與
樂藝之名實自古
者作尼父所游元
公所學字寧日鄰

事至教收託善
此上國文物寶藏
新刊出現茲苑新
洋

周震麟



此新文藝

凌昌炎



佛言

新刊

華北文藝新刊出版

佛言題祝



以友會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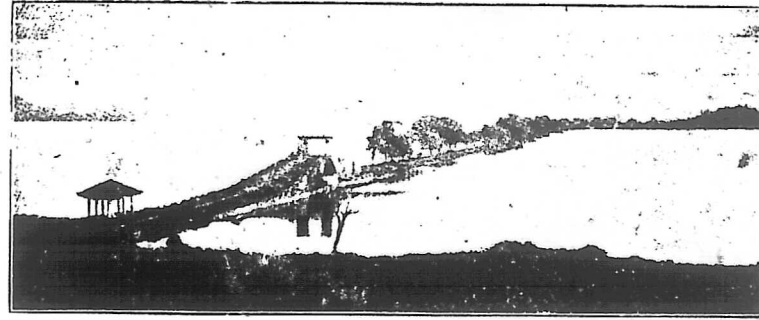
子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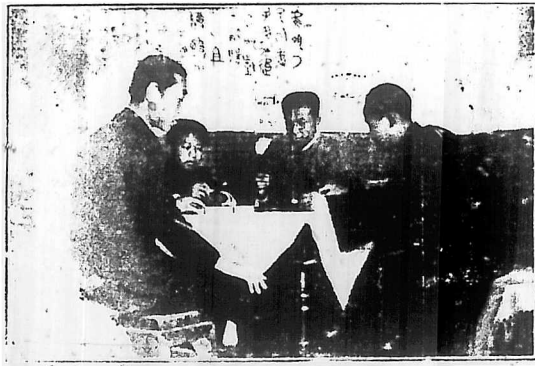
以文會友

張貽惠題





西 湖 白 堤



大 學 生 的 生 活



丐 乞



太太的小姐

發刊詞

編者

諸君！同人等今日是非常的高興；因為今日是「華北文藝新刊」出世的一個日子。牠在華北文壇上，雖然是井底蛙鳴；螻蛄振背，而沒有占什麼相當的地位；然而這也是同人等，本着文藝革命的宗旨；費了數月寶貴的光陰；所得到的一點結晶；所以牠的性質，是活潑潑的帶出一種純而潔的童年天真；牠總是不避刀斧；不擇利害的忠言直諫。因此牠的言語方面，就免不掉有些不週的地方；這還希望恕牠的年齡幼小；智識薄弱。

同人等是負有保養的職責，自當盡力的指導。而諸君！也當隨時的匡之扶之使牠的智識，一天比一天的豐富；使牠的能力，一天比一天的強大。能這樣，牠將來不但可以為華北文藝增光；並且可以為大中華民族增光。這便是同人等的一點希望！同志諸君！努力！努力！

一八。十。一五。

發刊詞

華北文藝新刊（創刊號）目次
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發刊詞..... 編者

插圖「西湖風景」「大學生的生活」「乞丐」「太太小姐的生活」計共銅版四幅

文藝論..... 王佛影

文學上的感情概論..... 白鶯

婦女的使命..... 潘逸鴻

今日婚姻問題的困難及解決..... 秋波

瘋狂者和良心..... 白鶯

△落花..... 穎▽

7
810.5
502.21

目次

三

吃飯問題.....表靜宜

花子拾書(獨幕劇).....楊鳳和

△河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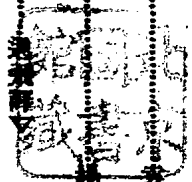
睡魔.....一海輝

△一個小女孩子的自語.....秋波▽

西北的一瞥.....劉宇清

傳令兵.....慶熙

憶!.....鄭樂三



647129

本刊啓事

四

本刊啓事一

本刊的園地，絕對的公開。園丁不能遂便的禁止遊人，和把持園內的一切；而對於遊客，是非常的歡迎，但是遊客也不好違了遊園的規則；而蹂躪了牠幼稚的新芽；摧殘了牠柔弱的枝條。務請加以灌溉，參予栽培。使牠枝榮葉茂的興盛起來！

本刊啓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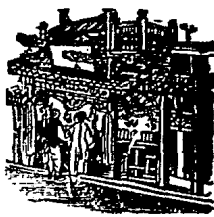
本刊出版倉卒，多有未完善處。請讀者原諒。并望隨時加以指導和批評，使本刊得在華北文藝界上，站個相當的地位。

本刊啓事三

本期外面來稿太多。篇幅有限，未披露者。一概延至下期登載，特此致歉。

本刊啓事四

本刊現在繼續徵文略備薄酬以答雅意况文字因緣亦三生幸事海內名家盍興乎來



文藝論

王佛影

一、緒論

近幾年來的中國，人們奔走駭汗的，忙着升官發財。地盤的關係，權利的爭持，鬧的空氣裏炮聲糜蕩；大地上血腥逼人。而一般自稱文藝家們，革命的青年，不是作軍閥的走狗，就是為政客所利用。又誰肯來提倡文藝研究文學呢？雖然有幾個弄文的先生們，高舉着革命的招牌，口口聲聲的喊着文藝的革命，作了些空筒的理論，發了些牢騷潮罵的腔調，不往前進吧恐怕潮流拉下，往前進吧又怕封門通緝，惟有徬徨，惟有趑趄。至於真正的去研究文藝，真能把文藝提到革命的戰線上，在戰綫的前邊，指導民衆的前路，補救社會的缺點，勇力的去幹，真

文藝論

一

是寥寥如黎明之星不可多得的。而又加上帝國主義文藝的侵略；資本主義的經濟壓迫；專制時代愚民政策的流毒。把一個中國弄的東倒西歪，五花八門，真是麻木不仁，半身不隨的。帝國主義文藝的侵略是拘束我們的腦筋，使我們的理想不得充分的發展，而實行其同化陰謀的政策，其都教會，其都教學棧，佈滿了我們的全國；日本的滿鐵學校，新聞專業，蛛網林立，遍存在滿蒙的境內，而又加一般人受了專制時代愚民政策的流毒，他們活潑潑的腦筋，新鮮的思想，就像被監禁在黑漆漆的鐵籠裏似的，毫無一線的光明，沒有一點發展之可言，文藝的思潮因之而被這種流毒所束縛。而食古不化咬文嚼字相先生們，研究些個什麼駢體，又是什麼桐城派，孔二先生應當尊崇，國粹應當保存。作了些個碑銘墓志，詩詞歌賦，律例的文章，真是無病呻吟。一天的伊唔在窗的下邊，引經據典的考證，搖頭擺尾的咀嚼，把那毫無意味，死在而不通的易經；雜而無章，亂七八糟而沒事書經！淫蕩的歌詞，頹廢不振的詩經，偏說后妃比文王之德。把這些個東

西當了終身的事業，作了獨一無二的法門，而反把文藝的作品，視為雕蟲小技，把一些有價值的小說和流行最有力的歌謠，反被排斥於文藝之外，把一些個經典史籍以及空筒而無靠的論文作為文藝。若是說道文藝革命他以為胡鬧，勞動文藝（平民文藝）那是放屁。對於這種人是沒有希望的，也不能去希望他。但是我們可要知道，文術是革命的，不是不革命的，不革命可以說不是文藝。所以有了盧梭的著作，才有法國的大革命。這是很明顯的教我們知道，我們中國現在需要革命的文藝，需要站在戰線之前的革命文藝。那末恣舉目看看，現在也有幾個談文藝的，也稍微的代點革命革命的氣味，但不是真正的革命文藝；不是真正的前戰的呼聲；衝鋒的戰將。所以也沒有什麼文藝的可言，考查牠的原因，也不外乎下列的幾派開得如此的糟糕。

I. 拍馬走狗派

這種人在社會上沒有什麼相當的位置，喜歡談點革命文藝，情願為個人所利

用藉這個招牌，拍拍軍閥政客的馬，若是馬拍上啦，官做上啦，這個革命文藝他可就絕口不談了。

2. 冷潮熱罵派

這種人以社會爲對象的，不滿意現在社會的制度，總覺得不好，想要把他推翻，至於怎樣去推翻，推翻以後又怎樣去建設，完全沒有目標不過出出風頭，說幾句苛薄話，閉目盲喊無的放矢，也不過想要變一變花樣，出來搗搗亂，就像驢子若是有工夫的時候，無意識的抬起牠的蹄來，吊起牠的喉嚨，哐叭的哐叭的踢了一陣；呱呱的呱呱的叫了一氣，真是沒有意思，而且又討厭。

3. 騎牆派

這種人對於人生他是處於客觀的地位，他以爲社會上的人鬧鬧吵吵的咕咕嚷嚷的，簡直是胡鬧，沒有什麼意義，像一種小的動物似的，在那裏蠕動，他就抱了似乎消極欲進而不進的一種態度，若拿他的思想說，舊的文藝當然他是知道，

而新的文藝他也要研究研究，不研究恐怕跟不上社會的潮流，而同時舊的又不肯舍棄，恐怕舊的社會傷害了他，他以為新舊可得而兼有，這種人我們要拿論理學的眼光，站在論理的立場上來批評，既然是舊同時就不能為新，既然是新同時就不能是舊，我們若拿一塊紙在同一的時間，牠既然是白就不能為黑，既然是黑就不能成白，既然是革命絕對不會不革命。豈有半新不舊代革命而不革命的道理！？這種人我們只可叫他一個騎牆派囉！

4. 投機派

在唱着革命文藝的高調沙普便的時期裏，牠的理論不算不多；他的階級分的又不算不複雜。但我們到青年閣和東安市場的書店裏去看，在他們的創造之園裏，究竟是有一篇文藝的作品沒有？不過是一般自稱勞動文藝的作家們坐在安適的書齋裏，快樂的洋樓上，描寫下等社會人的生活，手裏打着麻雀而喊平民化，懷裏抱着妓女而講男女平等，不但他了解下等社會人的生活是怎樣，就是什麼是

無產階級，他也完全不明白，他們的做文是爲辦報紙而作文，爲得一點酬金而作文，不得不免強來投機，說兩句投機的話，隨便喊幾聲投機的理論，這樣本不想作而強擠出來的作品，既然沒有內心的燃燒自然是不會有了熱烈而動人的情感了。結果可就變成一種機械式的，而毫無生氣的作品，真是和韓愈所說的文以載道同一的走到黑暗的道路上了。在這種聽聞之下，不覺的令人的神經系激激的激激的，從脚跟底下麻到腦瓜頂上，不盡的演化了一種感慨的態度。

二、什麼叫作文藝？

文藝是什麼？怎樣一種東西？我們應當取何種東西當牠的對象，當用怎樣的_{一種}態度來研究牠。這個東西，真是一種懸空的概念，沒有什麼相當的定義確實的理論來與牠加上。即使用力的去研究他的本質，苦苦的追索牠的淵源，抄求他的定義也不過得一種無邊際的理論，空筒的腔調，結果仍舊免不了含糊，而感覺不清楚的痛苦，糊裏糊塗的，令人頭昏目眩，莫衷一是。我們可以不用直接的說

明，而從各方面去考查，各方面去着手，那末或者可以能够得着稍微比較明瞭一點的觀念

I. 文藝的本質和認識的錯誤

文藝這種東西是人類生活之光；是人類的操渡者；牠是人類仁慈的母親，是舊社會產兒；新時代的領導者。人生如同在渺渺茫茫的大沙漠之中，文藝是一個準確的指南針；人生如同在浩浩滔滔的深夜的大海裏，文藝是個指路的燈塔；人生是在紊亂噪雜的劇場，牠是一個有秩序的後台；人生是在多岔的歧路，牠是忠實和霧的東道。是一個極神聖而又極神秘的一個東西，我們應當用冷靜的頭腦和清醒的心靈，撥開我們眼中的雲霧；回復我們天真的視力。使牠赤裸裸的映於赤裸裸的眼簾，才能發生一種強大的力量，引起人的共鳴，而始能剝去國家時代的遮掩物；扒下重重的利害和因襲的皮。但是，一般人們渾渾噩噩的，並不把牠視為神聖而強大的，而竟把牠當作茶餘酒後的消遣品，應酬慶弔的往來物，以為牠

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附屬的東西。什麼「快感啦」，「趣味啦」，「風花啦」，「雪月啦」，「講愛情」，「發生騷」，一種腐化的思想，自在的腔調。又是什麼不良的日記，放蕩的記錄，真是文藝前途的荆棘；社會進化的阻礙物。而尤其是他能橫行於生之苦腦而劇烈的現在文壇裏，可以說是文藝前途不幸的一種災禍，言之令人痛心，又一般人說是文藝沒有什麼尊貴的必要，與人生沒有什麼關係。這種人真是如同醜雞之處瑟，不知外邊的廣闊；青蛙之觀天，那能曉得他所見的狹小，再不然他的胎毛未乾，而未得成熟，仍然是閉着昏花而不能透視的眼睛，在他母親的胎中睡覺，雷聲沒有暴發，他避睡而未醒，所以也沒有充份的聽看和感覺的能力。這一類的蠢物，實在令人可笑，而又令人可憐。我們想想文藝這種東西，以前已經說過，是一個極神聖而又極密的東西，為人類生活所必不可少，而且又不能不有的東西，以前的意義即然錯誤，應當打倒而掃除之，可以不往錯誤的道上走，作一個聽看感覺完全的一個人，現在認識上既然是錯了，那末我們再看看古今文

藝的解說，和牠的定義。

2. 古今文藝的解說

我們大中華民國的人們，有一個特性，外國人是非常的贊成的，能够因襲舊語和保守遺訓，無論是那一種學說，或者是那一種的言論，若是流行於當時而為一般人所風上崇拜，你也必定「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與彼相附和你要是特立獨行，稍微來研究研究，或者加一點批評，那莫可就（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加以輕侮指謫，再不然把反革命三個字加在身上，而人民沒有活動的地步。所以上古的主張也沒有什麼文藝的名詞，不過說些個什麼文以明理，又是什麼文以載道，以為這是一種經常不異的學說，神聖不可侵犯的理論，專以守訓為懷，不想近展而窮究的他真理。把一個中國關的成了寂靜的空氣和沈悶的狀態，沒有什麼進步的可言，至於文藝兩字那更談不到了，而文學的字樣也是沒有什麼相當的定義易經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那是指文的教育而言，並不是文學，又是什麼「文行忠

「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不是偏於文化方面，就是說各人的風度，章太炎說「凡文字著於竹帛謂之文，言其法式謂之文學」然而文學乃是生情之物，並不是主知之事，至於主知之事而歸於哲學的範圍。所以也不是文學真正的意義，中國文學解說是這樣的荒謬。

但是近幾年來東西洋文藝思潮如大海的波滔；秋天的皎日，真是波浪滾滾的滾滾的湧湧而來；光芒閃閃的閃閃的照入我們睡眠的中國關如文學的定義縹緲，其說不一浮士德說：「文學是我們求學以後所得的結果，也就是有了知識；有了想像，而把這種知識想像寫出來的結果。」這種說法不免令人糊塗，我們求學以後所得的結果就能是文學嗎？日本的本間久雄說：文學有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文學是從他的想像感情的裏面而訴之於想像與感情，使讀者感動而起共鳴；第二個條件不是專門的形勢，容易使一般人的了解；第三個條件能够令一般讀者們感到美的滿足，而以文字寫成的表現，作他的根本的條件」這不能算一種文學精確

的定義，也不過像「般人所說的一個歸納。Stoppard Brooke 說：「我們認為文學是聰明的男女所寫下來的思想和感情，排列在可以給讀者有一種快感的方法之中。」這種的說法真是含糊寬泛，不免進於呆版，不過也是進於誤謬。

說到此處打住。我所談的作家不少，定義紛紜，究竟什麼叫文藝？沒有一個相當解答，終久是糢糊糊的而不清楚，我也不煩再往下引證了。我們回來再看中國現在的作者，潘梓年說：「文學是用文的形式，表現生命中的純情感，使人生得着一種常常平薄的跳躍，換句話說，文學的內容要充實，真確，自然，文學的形式要精密，熨貼，自在，」這種定義雖然比較充實一些但是仍不免呆版，任白濤說：「不論他是什麼藝術和什麼派，只要使那藝術與我們全人格及宇宙相調和，即達到「我就是宇宙」的境地——離開物我的境地——那感人的痛苦的人和為利害因襲束縛着的人，纔能籍藝術的因緣而得救哩；人人皆如是，人世便成天國」他這種的說法我是很贊成的但是還是不十分充足，我本來是個後進的學子豈敢忘加定義不過把我所贊成的節錄下來以供大家研究

福克期說：「新文藝的特徵，就是他的銳利的調子，可以像機器的工具一樣

，毫不留情的切斷一切，「由是我們知道現在的生活一切的都離不開科學，像無線電話 Radio：發聲電影 telke，電視 television，……這一類的東西完全是忙着去對人類生行切斷，分解，試驗，見聞——行爲的生活，這種文藝雖然是沒有低徘徊，婉轉，趣味，但於人類生活確實具有重要的成分，也就是機器的暗示而新的美的構成。所以這種文藝的要素由於機器的組織，可以從調節帶，制動輪，活塞，以及其他種種的綜合組織給文藝上一種教訓，意大利馬利涅提說：「機器的形體，表現着時代的真精神，機器這東西具有人類所具有的一切的精巧的屬性」這句話說的真是極正確，而又極乾脆所以福克期說：他們所尊重的音樂就是這種振得耳朵發聾的工場汽笛叫聲，摩托車的號筒聲，他們所選擇的美術和戲曲，就是機器的印像，鐵鍊的聲音，汽機的振動，輪轉機的亂鳴，飛跳着的腳，飛躡着的手腕，看守機器人躬着背都正護着勝力。他們都溶化到騷然的歌聲和跳舞當中去了。他們希望着一種特別的世界，一種具有一個可以驅使的東西和一切人類的大發電機的世界。」我希望把這種機器的問題和速度聯合起來，傾向一種新的美感愉快和享樂，不然或者叫他和觀念形態聯合起來，把他導入集團的組織化裏那才是文藝，那纔是真正唯物觀的文藝的。

讀者！我言語冒昧東扯西拉望乞見量——作者——

(未完)



文學上的感情概論

白鶴

——獻給要踏文學的階梯者——

在文學門口峙立的四大金剛，就是所謂感情，想像，思想，技術。這四者之中，在文學構造原理上看來，感情尤其是重要。許多文學家在文學定義上都明明白白地承認要通過牠，文學的價值才能固定。進一步的說，感情不但是文學作品中最要的原素，更是文學批評上基礎的立腳點。所以感情無論在製作文學上，或

文學上的感情概論

一

文學上的感情概論

三

是鑑賞文學上，的確是佔據最重要的原素位置了。

從製作文學方面看來；所謂情緒——指感情而言——怎樣才能成文學上的？隨便的感情情緒都能成爲文學？——只要感情熱烈，情緒豐富，都有到文學上的趨向希望。不過其中須經過一番特殊洗鍊，所謂洗鍊，又很費解，簡單說來，就是「超心鍊冶」過的，用過「回顧瞑想的意義經營的。」這是文學上情緒的根本條件。那麼這樣原料的感情，要想鑄成藝術上的貨物，須經過一番熔冶是明瞭了，不過這還未完全達到目的地。那麼要熔成什麼樣的態度？——要觀照的，要客觀化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無論是快感是苦感，必須將自己離開，把主見——偏見——提出，這樣的感情才是文學底要素的感情。托爾斯泰說：「無論快樂怨苦的情緒，必須離開自己，而變成客觀化的情趣。然後能爲文學中的情緒。」——因此所得到的文學上感情的定義。是：「文學的情緒感情，乃是用回顧瞑想的意義經營而成的。」

從鑑賞文學方面看來；就是什麼樣的文學底感情才能有價值？——文學有無價值的批評，最要緊的是以有無永久普遍性為轉樞。中國從前的詩，騷，賦，詞，到現在有的能昭昭與日月爭光就在這一點。因為牠們在時間空間上，都有不朽價值的關係。談到不朽，就想問怎樣能不朽？就是怎樣的感情能得到最多數的共鳴？

關於這一點，詳細分開，真是要彌論成章但是要提綱挈領地把主要成分分解出來，就是所謂生動，擴大，同情……現在分開來談：

(一)生動——在感情技術之間——當我們讀了一篇作品，心靈上起了怎樣的波動？受着怎樣的興奮，刺激，感想，印像？讀在文字行間時精神怎樣愉快？感着文氣是怎樣的纖巧，激奮，暢達？都是所謂文學作品的生動了。生動如同晨鐘暮鼓，在靈魂活躍時，敲彈着最多數人的心弦。而卒使共鳴了。

(二)擴大——擴大是由「個底」的感情，化作「全底」的感情，也就是由「小我」

變爲「大我」，一己的人格進展爲大眾的人格。文學的優劣，這點很重要。在價值批評上也佔上峰的位置。文學本身就是子彈，原來就帶爆炸性。換言之，文學是革命的，往往在小我感着世界的缺陷，大我就宣傳改革，小我變成大我後，他的感情才能澈底地擴充到每人的靈魂裏。所以杜甫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就是大我的感情，這種感情所以能得最多數人的共鳴，就是因爲牠是大我的，能使羣衆同情的，擴大的意義可以明瞭了。

(三)同情——在鑑賞作品時，常常不慚哭而哭，不慚笑面笑，人家悲哀時，我洒把淚；人家喜悅時，我不覺地發歡聲；人家窮困時，我也不覺地爲之憐憫，能夠與別人表出這樣相同的感情的，就是所謂表同情。一篇作品，最多數人讀了，能夠對牠表出同等的感情，那麼這篇東西，是具有情緒上的共鳴了，也就不朽了。

這幾條分開來談，固然各成系統。但籠略來看，也都不是不相關節，就是牠們之間也有連環性的存在。一九二九：九，二七。深沉的風夜裏。廬中。



婦女的使命

潘逸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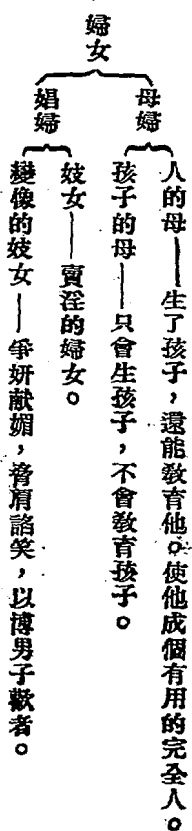
一 緒論

現在婦女解放的聲浪，唱的真是高到極點；所以婦女的使命，也就隨着增高到極點；什麼「女子參政」，什麼「女子繼承」……等等。換句話說：也就是沒一個地方不是——男女平權了。

在已往專制時代裏的舊婦女，只可以作男子的寄託物，娛樂品，奴隸和生殖
一

婦女的使命

器官；聰明的婦女，也不過是格外再料理些瑣碎的家務，和訓育子女；這就是她們唯一高尚的使命。所以奧人華寧該爾(Otto Weininger)他的見解，的確是十二分的對；他會把婦女分做兩大類。在這兩大類之下，又可以分做四小類。得表於下；並說明其各個的定義。



這是已往專制時代舊婦女的不同。在這不同的舊婦女之中，祇有「人的母」的婦女，還算是能少微的，盡了點她的「婦女使命」。其餘的「妓女」，「變像妓女」，「孩子的母」等婦女，不過都是行尸走肉，徒為社會之蠹而已。她們那裏還配去談到「婦女使命」那一層呢？至於現在「解放」下的新婦女們！簡直的可以和舊婦女

畫了個等號——也可以說是莫甚大的進化。也不過是剪了髮。放了足，穿件瘦小的長褂，和雙高跟鞋……裝飾新穎罷了。成天價老是談些綢衣，緞褲，陶車，戲院的娛樂法。夜間做些巫山，虛榮，勢力，繁華的太太夢。更那有工夫，肯去談一談「婦女使命」呢？就是一般識字婦女中的幾個頭腦較着新穎一點的——雖然是盡她們的「婦女使命」。不住的張着喉嚨，死命的在那迎着潮流的喊：——「解放」——「平權」——「參政」——「繼承」等。提高女權的問題。現在這些問題，雖然都是已達到了目的地。然而能享受這種「解放」待遇的婦女，也不過是一部份。換句話說：也就是除了能少做盡點「婦女使命」的「人的母」的婦女，已經得到了解放外。其餘的「妓女」，「變態妓女」，「孩子的母」等婦女，仍然是過她那「寄生蟲」式的生活；而作男子的娛樂品，奴隸和生殖器官。這種婦女，自居下流。簡直她們是沒有「婦女使命」的可能性。也就可以說是沒有和她們來談「婦女使命」的必要。所以本編所談的「婦女使命」，也就是祇談「人的母」，這一部份的婦女，所

婦女的使命

婦女的使命

負的使命罷。

二 婦女對於婚姻所負的使命

婚姻問題是人們一生最大的一件事。因為夫婦是家庭的主要成份。夫婦和睦，家庭安樂。夫婦不和睦，那麼家庭可就成了多事之秋了。今天吵，明天嚷。把個家庭弄的五花八門。不但雞犬不安，就是你自己的幸福也怕隨着鬧的雲捲風散罷！那麼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可以不慎重的解決嗎？

在已往專制時代，婚姻都是由父母為主；子女們只好唯唯的從命。不然的話，那些頭腦冬烘的先生們，立刻就給你加上什麼不孝拉，什麼逆子拉，什麼莫羞耻拉……等名稱，所以就把青年男女們，對於「婚姻自由」的使命，當頭一棒子就給斷送了。從此一蹶不振的，便延長了，「父母主婚」主義的命運了。

「父母主婚」到不是完全不好；不過好的地方太少了！因為男女居室所貴的是感情。感情從那而生呢？是從雙方志趣相同，性格相同，品性相同，……而

生；若求雙方志趣相同，性格相同，品行相同……那又非常常在一塊兒，熟了而又熟的人，斷斷不會知道的。要這麼說：就是雙方見過幾次面，談過幾次話，也都不可以談到婚姻問題！何況雙方未謀一面之緣的生而又生的人呢？把兩個生而又生的人，撮合到一塊兒這叫婚姻嗎？簡直是強好。這種強好式的婚姻，既非雙方因志趣相同，性格相同，品行相同……而同意的；那一定不會發生什麼感情。既不發生感情，則衝突立見；鬧的家庭也跟着不得安甯。終於除了離婚，就沒第二條道走。這不是（父母主婚）的罪過嗎？

有人說：『父母對於子女的婚姻能不盡力嗎？』是的，我也說是盡力；不過瞎盡力吧。有的是勢力眼；給他女兒找了個有錢有勢的婆家，只要能享點太太福就行。結果把個弱小的女子，送給土豪，劣紳，作個娛樂品，寄託物，生殖器官，甚至于作奴隸和姨太太；有的是爲着愛惜女兒，便跟據己見，盡力的選擇志趣，性格，品行……的乘龍快婿。但是是一個人一個見解；父母者見解，和他的女兒

怕終是不同；見解不同，這便種下了夫婦不諧的根苗。可憐的弱小女子處在這種境遇裏，除了哭泣，就會自殺；這就是父母對於子女婚姻的盡力嗎？

從先婦女只可以作男子的娛樂品，寄託物，奴隸和生殖器官；這都是她們不能盡她那『婚姻自由』使命的毛病罷！所以現在說：婚姻問題不求完滿解決拉倒；如要求完滿解決，就非盡自己『婚姻自由』的使命不可。

婦女對於婚姻問題的預想，可以說是沒有。已往專制下的舊婦女，暫且不論；就拿現在解放下的新婦女說：她小的時候，莫一個肯正正經經的對着衆人說：『我將來長成的時候，一定要自己去選擇一個如何的男女嫁他。』至於肯老實說：『我將來長成了出嫁之後，我願於一年或兩年之內，就生下一個可愛的小嬰兒。』這樣的少女簡直就沒有；其實說，婚姻是一件極平常而神聖的事情。那一個男人不娶妻；那一個女子不出嫁。何必這樣鬼鬼崇崇的，明着不談，暗裏不知說些什麼？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把你的婚姻預想，說給你父母知道，以便將來

好實行。不然，恐怕就生了障礙。

婦女自己去支配婚姻，在現在解放下已成了普遍的現象。不但可以自由結婚，還可以自由離婚，但是就在這結婚離婚可以自由之下，便引起一般人對於婚姻的不注意了。都以為這是活動的，處不好，再離異；那又何妨。——所以便都馬馬虎虎的存了個『試婚』的觀念；和『虛榮』的舊心理。以致於結婚後，雙方少有點小衝突，便聲明離異。——這是一般人對於婚姻只知自由不知選擇的誤會所致。

『婚姻自由』的真義，是在剷除夫婦的不和，打倒家庭的紛擾……（前面已經說明）既然如此，在實行『婚姻自由』使命之先，根本就不能不注意於選擇。在現在解放下的新婦女，猶其當注意於選擇。以期盡你自己所負『婚姻自由』的使命。不然，若缺了選擇的觀念，那恐怕就是變像的舊式婚姻吧！

婦女對於婚姻選擇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應具有慎重的態度，及一定的方針；和去掉虛榮的心理，及試婚的觀念。無論對方以任何的金錢——勢力——以及

婦女的使命

九

種種的態度來引誘；也不要因為難却於情面，便上了他的當。只要始終一致的去選擇你理想中的終身伴侶。然後，才能達到剷除夫婦不和及打倒家庭紛擾，……的目的地。這才不失『婚姻自由』的真精神；這才够上現在解放下的新婦女；這才算盡了你對於婚姻所負的使命。

現在我用一句話來結尾，『婦女對於婚姻所負的使命，就是自由的選擇。』

——(未完)——





今日婚姻問題困難及解決

秋波

(一) 現在中國家庭之趨勢

社會上最迫切的問題，生計之外，莫過家庭了。家庭問題的險象及糾紛，成了二十世紀普遍的現象，這也不只中國爲然。因爲今日之社會受了歷史上三大運動的影響：(1)就是個人主義的勃興，和政教威權的衰滅。以前歷史上因宗教範圍所演成的大家族主義，到了今日，與新潮流相抵觸，已宣告破產。(2)工業上的革命：因爲機械發明，工場制度勃興，昔日家庭不復成爲工業生產的單位，個人却成了生產上和政治上的中心。結果是破壞家庭中個人彼此的聯絡，使男女處

今日婚姻問題困難及解決

一

今日婚姻問題困難及解決

於互相競爭的地位。(3) 財富增加：因為機械發明，工業勃興的緣故，所以財富能够增加。社會漸趨奢靡，道德的標準，日見低下，家庭的關係也日益放弛。這世界潮流，風起雲湧般逼來，大家庭制度，在一般知識界中，已不成問題，新家庭的要求，迫不及待。而舊風化，舊禮教，仍根深蒂固盤據於普通心理，以致社交仍不能公開，男女的結合，總不能澈底。一方面要求迫切，他方面因社會蜚議，又致喪胆。此種情形，遂成了今日家庭成立之難關，愁眉的問題了。

(一) 婚姻之要素

婚姻的成立，由於「愛」的結合。「愛」的繩索，是家庭牢固的憑依。愛是生命的彈簧，也是最貴重，最神秘的東西。間一切的快樂和無謂的活動和勞苦，都是為「愛」所驅使。「如果這獨立的愛能够完成；則同情，了解，互助，友誼等高尚感情，也相繼發生了。然必須這樣，人類才能得到平安幸福生活。所以婦女主義者熱烈的希望，在男子的兩性觀念漸漸的改變，養成一種正當的行為，思想，和情

性，使將來兩性生活建設在和諧與和理的上頭。」（見婦女雜誌九卷十號）總之愛是家庭，難以美滿。或「愛」的半途受了傷害，家庭立即搖動。我們中國舊式家庭，男女先婚姻，而後產出愛情，是乃因果顛倒，何異車置馬前！因此既嫁娶而不發生愛情的，比比皆是，以致家庭軋鏢，詭譎時間，快樂美滿的天堂，變成苦惱慘澹的地獄，幸有禮教捆縛的牢固，實際離婚的事件，不致於多到駭人駭衆的地步。

（三）結婚手段上之困難

總括一句話，就是婚姻根據愛情，愛情發生於男女社交公開，社交的發展又由於兩性知識道德的增進。促進兩性間道德觀念，在乎性教育，和輿論的改善。我據一己的管見，赤裸裸地寫下來，其中若有不當的話請閱者明以教我。

關於社會的——中國社會向來是重男輕女，女子度慣幽閨深鎖的生活，社會生活和交際場中，向無女子的足跡。中國遺傳的舊道德，舊倫理，在社會上早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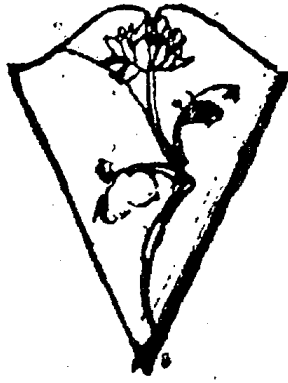
根深蒂固，不可拔除，情實俱在，莫可諱言。雖然今日知識階級，盡力主張男女社交公開，也難一時挽回大多數的成見。以致許多身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還是佻佻倪倪，扭扭捏捏不敢公然和已認識的男子，在大庭廣衆之間，說一句話。和不認識的人當然更噤若寒蟬，腠膜不作一語了。男子方面，也因失去女性之調和，在社會上處憤偏枯單調生活，向無兩性交接之經驗，一旦和女子談話，每每露出躊躇不安的情形來。或因素乏「正當」性的觀念，而生非理的行為，貽人許多笑柄。因此女子鑒於交際前途險惡，交接一途不敢嘗試，正當的愛情更談不到了。

關於家庭的——中國家庭向來是父系大家族主義，自西歐文化輸入，這大家庭主義，在吸收新空氣的人的心裏，已經破產；而家庭裏若祖若父，有的仍保持「養子送終」，「生養死葬」的舊觀念，是和青年男女的要求，大相衝突。一方面家長所希望於子弟的將來甚厚，一方面男子要求結婚的對方，是不要公婆的。甚至這一條載在婚約之內，男子處在這進退兩難地步，那多慮的就却而退步，只好取

消和新式女子求婚的念頭。那魯莽的，不顧前後，心目中只要女子肯就好了，至於問題之衝突，毫不過慮，等到事情在兩相下，針鋒相對的當兒，也就束手無策，任家庭演成禍水，不但沒有理想家庭的實現，反貽主張舊家庭者口實。這雖是不普遍的形勢，而在現今社會上這一類問題，也發現不少。男子鑒於幾個實例，就躊躇瞻顧，不敢貿然從事，因此這一種交接，也成虛文故事，不敢誠意與對方相周旋了。

關於思想的——自歐化東來，中國思想界大受打擊的，莫過於過度的趨向物質文明。不但家庭制度要採取西洋制，即家庭一切的佈置陳設服裝，以及起居飲食，都效法西洋。這一種新要求，本來以各人經濟地位為轉移的。中國普通生活程度沒有提高到那樣地步，家庭成立者的經濟力尚在幼稚；而一般女子尚在那裏作春夢，盤算着如何找着一位留學生，或是官員，或是富商，好實現她們將來理想家庭生活。因為她們物質要求太大，自視太高；量力者早已望而却退，不敢問

津，以免將來經濟壓迫的苦惱。不量力的；冒然結合，等到成婚之後，女子心目中的所服所用，處處皆非，頓覺她的理想，大謬於實際，每日抱十二分委屈。違時務的，只好自認晦氣；矯強的，忽覺理想生活變成泡影，大覺難堪，於是離婚的事實發現。女子鑒於此種事實發生，理想的對方不易找到，心中焦灼，只有出于「慎重從事，容緩圖之」的政策，避避其行，而年華逝水時不待人，不覺年事半老，猶復度那長夜漫漫的生活，不得已，就抱着獨身主義以終。在男子方面，只好遷就一下，和那一般程度較低，欲望較少的女子去結婚了。我們試睜眼仔細觀察，就知道這種情形是確實的，非是我信口開合，妄作無稽之論。



瘋狂者和良心

白鶴

一天傍晚，太陽是剛隱到地球的一角去了。但他的餘波，尚反映着身後的鱗雲，幻成了濛濛的晚霞；色彩的鮮艷如同張無涯際的錦席。

霧滅的X街，聲浪漸漸息了下去。從十字路口向東一望，就見如同娶親的八人花轎式的一間小樓，在許多矩形灰屋脊間，肩抬起來。因為樓的西牆，十分之六是破玻璃窗佔去。屋中更充滿了晚霞映照，輝煌的閃動着。——這樓本是詩人的遠望台；窗櫺傢具甚至牆上的一塊磚，看來都帶孤寂蕭涼瑟索的象徵。詩人常

瘋狂者和良心

瘋狂者和良心

三

在黃昏時節，神莫交合，過他的詩的生活。所以有人說：這樓不鬧鬼而常有鬧神的預兆。前幾天樓空人去。從家裏走馬上任的劉忠現在却把他作了個退息所了。

言及劉忠，他是個瘋狂的白面書生。他是賦了神經病的天才。心情很熱烈，胆量很大，思潮只要沖地一流，意志是一往直前。百折不撓，不過很奇怪地是他也竟為飢寒所迫，也拍着攢營到所謂衙門裏去；他的身分是官了，這間小樓的修節也換了個政客名下的面貌。

雖是劉忠是個司長，天性的瘋顛，性質的奇特，不時地乘隙躍露；深夜裏他管插着雙拖鞋，踏踏地走下樓去。一聲不響他將門拉開，在漆黑的胡同裏踉蹌前進。一直到三里外的荒草澤畔，在個集勞盡瘁而後已的革命青年的墓前一張石頁桌上，兩手支頤的伏着。兩眼穿進了土墓，嘴裏在念着：「……我等你……英雄……我認識你……出來！出來！咱倆攜手同遊，到泰山絕頂賞着太陽未出時，聽聽村落裏人們夢中的唱歌；鼾睡時鼻中的吟哦。你起來！你倒是爬起來！」

有次在初夜裏，滿天的珠星閃耀。半輪的明月懸在空中。劉忠在開了的玻璃窗，伸探出上身來仰望着。有時俯首下瞰。這不覺飄零的白光，霜雪似的洒在屋脊院中，他手中捧着個糖水的玻璃杯，意在邀月。蓦地一顆流星墜下了。他的心一緊張，筋肉一縮，拍地一聲，杯子已經碰到樓下的石階上粉碎了。他「噯！」地急呼。「我心掉了，世上沒有醫心的大夫，我將……」他這樣地念着，最後，兩手拭揉着淚眼角。

有時劉忠垂手倚立在牆下，合着眼，他說他看見他心似盆火，在那炎炎的烈焰，嘴角抵着兩條裂痕，不時他嫣然一笑。

劉忠確是個瘋狂，不然誰能作這奇特的事？但他真不是秉着神經病的天才，因為瘋人院的瘋子，未聽說具有這些超越的性格，那些事那是月餘前的夢影遺蹟了。

今天這鬧神的樓上，劉忠是靜坐在一張臨窗相沙發上。瞪着眼，急視一般，

心思馳，離魂游步。滿屋泛着黃金燦爛。忽然踏地脚步声，踐着樓梯，漸漸地走近了。但不曾見個人影。這一瞬間，對沙發上的椅子上，坐着個怪物。穿着紅色的衣服，和一雙高腿的紅皮鞋。頭像個倒着的血桃，扁圓而尖；不曾戴著帽子。而頂上插着條雪白的羽毛。兩手捧着紙簿子，兩目隨着頭左右的流轉，在察視那簿的記錄；而劉忠看來，却也不懼。

「呃！你不曾認識我？我就是良心。」

「是！老沒見面。」

「但是我很清楚透激你，因為我就住在你的心房裏。」

劉忠抹了點驚恐的面色，似乎是小孩子偷了人家的東西，人家來找了。他的語氣吃吃地了。「呃！領教……是了……但總未見過……貴幹？」

「你的身分太高，不是我久住之所，而且幾次來逼迫壓制我，我是啞口無言。你看這簿子，是一行一行的記錄，都是事實。這就是你一切一切對不起我的事。」

蹶！好！現在呢，我要離開你走啦！準備到湖畔上去行呻。」他們默了一會。

劉忠吃這一驚。瞪目前視，斜對面的穿衣鏡中，鑲着他的形貌。顏色憔悴。心海中波動着悻怖，滿身肌肉有點緊張了。「既是朋友，我有缺處，不防掏心直摘，隱而不語。太不忠信，你肯對我談一談？」

『你竟能屈着我的意志精神，來苟且偷閑。存細地反省，那些是嚙得下去的生活嗎？你每天簽個到之外，你作了些什麼事蹟？那張兩千元的私約，居然簽名蓋章！』這時良心的臉變了紫色。黑珠的眼球，更加圓亮。盛奴逢勃的面貌；嚴厲冷酷的語聲；劉忠不由的心倒了。習時晚風，由半開的一扇玻璃窗，拂拂地吹進來，在他心裏涼一陣，暖一陣，那條白羽毛却飄搖地舞動。他倆對坐着默然了。一聲却不聞得。

踏踏地脚步声，又是一陣。可是漸漸遠了。

沙發上坐的劉忠，面容蒼白。一點血色沒有。眼是緊緊地閉着，手脚如同離

瘋狂者和良心

六

了神經，硬屍般的僵立。口角上流着白沫，一陣一陣地嘴的伸長。在插扎幾句話罷，但總未說出，可是他的良心？……

一九二九，九，九，腐中。

落花

穎

一夜惡風殘雨飛過，好花不知落了多少。只聽得風送落花點窗
帘，一陣嘩拉；一陣蕭蕭。似乎是落花向風雨爭鬥；似乎是落
花向風雨哀訴；我無力去援助落花，只好用我的熱淚，隔着窗
，洒向落花安慰。

一八，暮秋之晨，丁古之北京。



吃飯問題

袁靜宜草撰

筱蘭她是一個志氣凌雲的女學生，平日在校。極其用功，因為她深知道，處在二十世紀這種複雜的社會裏，一個人若沒有真實的學識，是不能立足的；更何況她素具超人的懷抱呢？所以她總是五更燈火，獨坐螢窗，孜孜不倦的攻讀，從沒有一時的鬆懈。她一心祇想中學畢業後，仍繼續到大學裏去讀書，研究些更高深的學識，以便將來服務時，出而應用，以免臨事束手，所以她的用功，一半雖是好勝使然，一半也是抱負使然！

吃飯問題

一

光陰過得很快，筱蘭在中學肄業，不知不覺已平平安安的過去兩年了。這一年因為國內多事，到處兵匪，搔擾不堪，筱蘭的家，本極殷實，所以也頗蒙其害，差不多被劫得一空了。她本來是一個族大人多的家庭，如今驟蒙此厄，元氣大傷，當茲米珠薪桂，生活維艱的時候，要圖恢復，很不容易，所以就一年年的衰敗下來了。筱蘭家庭的不幸，也就是她自己切身的痛苦，到此地步，非但以前想入大學迷夢做不成，就是眼前的中學生活，眼看也不容易維持了。筱蘭她深知家庭的困難，但她是有毅力的人，她豈甘就這樣墮落而失學？她情願克勤克苦：受盡一切艱辛，來維持她已入的殘局，現在好了，中學生的生活，總算在千辛萬苦中渡過來了！但是以後呢？升學是絕望了，她將歧路徘徊了，這是如何的危險啊！

筱蘭失意之餘，十二分的惱悶，一方面傷感家庭的不幸，一方面感到國事之多艱，以致令她中途失學，使她遠大的前途，橫生荆棘，她恨極了！她灰心了！

以前種種不凡的懷 和火熱的希望，遭此打擊，差不多都一古腦兒打入冰窖裏去了。從此她對於一切，不免悲觀，她祇覺得茫茫的前途，充滿了黯淡，渺小，因此她以前的活潑，無形中也消滅幾分了。

筱蘭既不能升學，環境又在後逼迫着她所以她對於自己的前途，究竟不得不強振精神，改變方針，作一番具體的打算，她知道日處閨中，在現時是不成功的，何況她志氣凌凌，怎甘做那萬人唾棄的寄生蟲呢！并且照她家的情況看起來，再也經不起任何蟲的蝕了，所以她決意犧牲遠大的前程失學，暫出服務，以減輕家庭的負擔。但是處在這勢力吃人，萬惡的社會裏，赤手空拳，出而服務，談何容易！因為現在社會上凡百事務，差不多都被一班攬權市勢的人把住了，把持得銅牆鐵壁一般，你若素日不與他們勾結，不會逢迎諂媚，相機而行，任你那秀才華如海，學富五車，也祇得遙立門牆，不得其門而入，更何況筱蘭一個初出茅廬的弱女呢？

吃飯問題

吃飯問題

四

她一走進社會的門，祇覺陌生形形色色，使她不覺心驚，使她不覺奇異，一個個猙獰怪狀，直有咄咄逼人之概！她既走人，不便退出，無可奈何，祇得徘徊歧路，與那一班似是而非的人相浮沉！吃飯問題，逼她走到這裏，她祇得靜待時機，一天，她在新聞紙上發現一段招聘的廣告，趕忙批過來一看，原來是某百貨公司招請女店員的廣告，月薪幾十元。筱蘭看完以後，獨自沉思，心想吃飯問題，經過了這許多時候，依舊沒有解決，每次總因高不成來低不就，一直延擱到如今，若再長此因循；如何了局呢！現在這招聘的消息，到未使非解決此難題的機會，於是興興頭頭跑去與公司接洽，當下議定第二天就起任斯職，筱蘭從公司回來，滿心得意，心想此事非但解決了吃飯大問題，並且對於個人的前途，事業的前途，都有光明偉大的希望；因為她想現在正是商戰的時代，優勝劣敗，若能好好的經營一番，將來發達，正未可量，豈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業嗎？並且當這高唱男女平等平權的時代，女子經商，尤待提倡，因為如此，女子經濟獨立，才

能確實得到一個相當的機會，經濟獨立，然後才能講得到平等平權，所以女子商業，也是當務之急的一端，將來商業發達，成績可觀，也能博得社會的佳評贊許，不致被人睥睨一世，以爲女子果真久遠沒有經商的才幹，想到這裏，不覺自豪，心想凡事祇怕人爲：若我果能竭力做去，不難成一個女子商戰的先鋒，領袖的頭銜，不難輕輕落在我頭上，那時我當用我全副的精神去奮鬥，奮殺出來，爲我後面一班被壓迫的女同胞謀出路，推她們拯救出來，如此也算不辜負我在校的初心。她高興極了，她以爲這才是她應做的事業，適意的事業。猶其是她一想到將來，就覺有一線曙光在前引導着，光明的燈，也似乎已臨到她身了，當下她把一切應用的物件，逐一清理，豫備明天一同帶去度她那未曾嘗試的新生活去！

蘭入得店來，在她乍入的新境裏，祇覺樣樣生疎，不免時時察言觀色，以爲生活的根據，但是察看之餘，使她大失所望，一切一切，在她理想中，恰恰成了一個大大的反比例，她驚惶了，她驚惶得不知所措了，她知道她滿心的希望，

又成泡影了！她現在已是誤入歧途了啊！她環視四週，何一不是心目中最後的
事物！她雖處在裝璜美麗的店舖中，但是偶一想起這種大背理想的生活，不禁如
坐針氈，刻不能安，環視週圍，更是不寒而慄，但她既膺店員職，就不得不與那
一班陌生的顧客相週旋，當她應酬買客的時候，但覺人們的眼眶中都發出兩道冷
刺的光芒射着她，好像在睥睨她似的：她心裏非常難過，暗想我爲甚麼要受人冷
眼，爲人輕視呢？我本是堂堂女學生，平日何等尊嚴高貴，當我往來街市時，不
也是目空一切嗎？唉！會幾何時，竟墮落至此，受人指使，爲金錢所支配，凡自
自身一切不願作的事體，不願見的事物，和不愛說的話語，都得一一躬親實踐，
簡直被束縛得毫無自由了！唉！任這種妓女變形式的女店員職，度這種半妓式的
苦生涯，究竟爲着什麼來呢？不是爲着吃飯問題嗎？唉！環境坑人，社會黑暗，
此等究將誰屬？她想到這裏，心中十分苦惱，一陣心酸，猶如刀割，眼睛一紅，
清澀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撲激激的流下來了，爭奈她不忍因此而復現醜人前
，盡力的抑制，不許滿眶熱淚，流向人前，所以直到如今，令她在人前強爲歡笑
時，依舊滿池熱淚，貯留在眼角梢頭！



花子拾書(獨幕劇)

楊鳳和

登場人物：大花子……二花子。

開幕時：大花子頭戴破草帽。足登無底鞋。揉成甍的小辮搭在肩頭上。襤褸不堪的破衣服，圍在腰裏。手持打狗棍。懷抱討飯瓢。遊走在街坊的路旁。

大花子：拿腔作式的念道：

「平民難來平民難，無衣無食受飢寒。自從直魯聯軍起，至今軍閥有餘殘。要柴草，抓車船。住民宅，搜洋元。土匪官兵互勾連。商人不能作買賣，農夫不得去種田。各行工友全歇業，學生回家去住閒，苛捐雜稅

花子拾書(獨幕劇)

一

出遍了。沒法叫人種大烟。趁此時局不安靖，帝國走狗到處橫蠻；不殺人，就放火，惹出濟南慘案。民生疾苦無生路，貪污土劣互摧殘。即便生冤去告狀，縣長老爺更愛錢。苦你就苦；甜你就甜。冤。你我也不可憐。垂頭喪氣回家去，手拉妻子哭燈前。等到天明他方纔，大個土匪道旁攔，拉開了鎗舉起了拳。有錢放你去，沒錢命交咱。叫聲大爺饒命吧，兩眼熱淚流連。破衣服交給你，求你別要這破竹籃。土匪瞪眼不許可，立時就要用繩纏。大王大王不要綁，原盤給你這破竹籃。土匪拾起拿去了，咳……咳……咳……無公理有強權！咳！咳！光華燦爛的大中國，濃雲蔽日看不見天！」作嘆氣敗興狀

二花子：面目黑黃，兩肩高聳。身如骨架，風吹欲倒的樣兒，才要上門討飯。見大花子十分悲慘。便上前勸道：

「大哥！大哥！你別生氣。討飯的花子是幹什麼的？窮人沒有發言權。

說話也是放狗屁！」

大花子：「你放貓屁！」作愁苦憤怒狀。

二花子：「大哥！大哥！你別發愁，青天白日已露頭，青色是平等，白色是自由。這是何人造，總理！中山留，三民主義也是他著，救國的法子在裏頭。英國聽說出毒計，買寵公使把他囚。你說可恨不可恨，咱要想法去報仇。」

大花子：作猛醒狀。手舉打狗棍。立刻拉起二花子就走。

二花子：作驚異狀「這是作什麼？」

大花子：「咱倆去打英國個王八旦去。真他可惡透了。」

二花子：「英國是頭號帝國主義者。又強又橫；又不說理；咱倆綁成一個全不行，別說咱倆單吊着去。再告訴你！句實在的話。就是咱全國的兵力去打他也是不成的。」

花子拾書（獨幕劇）

花子拾書(獨幕劇)

四

大花子：「老弟！咳呀！你看我的肚子大不大呀？」

二花子：「這是什麼話？」

大花子：「真把我氣腫了！」

二花子：「大哥！你別生氣。孫總理，就能打倒帝國主義。喚醒民衆快團結。從速籌備國民會議。將來公理勝強權。好給咱們出出氣。」

大花子：「老弟！別當花子啦！那末咱先去革命吧！將來革命成功之後，教咱們中國也抖抖！」

二花子：「作革命是必須要有犧牲奮鬥的精神，百折不撓的勇氣。可是現在你還有那口氣沒有呢？」

大花子：「作抱腹摸娑狀」咳呀！壞了！沒有氣了！」

二花子：「你那氣哩？」

大花子：「我方才放了一個屁，把那點都跑了。」

二花子：「作革命不是用你那臭氣，要用你那勇氣。所以你要想得到平等自由，

非鼓起你那勇氣來去『幹』不可！」

大花子：同時揚臂掌。足跳三尺。同聲高呼：

「幹！幹！幹！」

大花子：常說「食不飽，力不足。」說旁的是假的；肚子餓是真的。咱討飯吃去
吧！」

二花子：「走！討飯去！說別的是假的，要革命是真的。」

兩個花子：前後行走。忽爾大花子跌倒。二花子急忙扶起時，見地上一書，拾起

仔細觀看。

大花子：「這是什麼東西？」

二花子：「厚書一本」

大花子：「咱又不識字，要那個作什麼！走吧！」

花子拾書(獨幕劇)

二花子：「別走！別走，你看上面有個代角的物件。還有二橫道這不是三民主義嗎？」

大花子：「哈哈！若是三民主義，可就抖起來啦。三民主義不但能救中國，還能以救世界。凡是被壓迫弱小民族，若想尋一條解放自己的生路，非從這部書裏找不出來。這真是無價寶貝。至于怎樣往革命的路上走，這部書說的有條有理。簡直是革命的唯一門徑。第一步怎麼辦？第二步怎麼做？解說的又清楚，又明白，又切合中國現在的時勢；又適應中國現在的環境；真是對症下藥。我們既然得到這部好書，那麼將來中國的強弱全在我們了。假使我們知而不去實地工作。這好比是我們得着極效驗藥方。坐視臨死的病夫而不顧，于心何忍？況說將亡的大中國，極待整頓的大中國，我們自己的大中國。我們若不本着三民主義的步驟去救他？簡直我們就是個……」

二花子：「唯！唯！是個什麼？」側耳伸頸的問

大花子：「嚇！是個討飯的花子！」

二花子：「這不就得了！這麼好那麼好，說來說去你不還是個花子嗎？以我看現在的中國，平民沒有說話的地方，真是羣衆不革命，有勢位的不革命；一個個背着黨義的招牌，實行地盤的主義。咳！……所以我們得要認清我們的責任，尋得我們的出路。一天只要得一個飽，咱就拚命！」

大花子：「唯！怎麼拚命呢？」縐着眉頭問

二花子：「要拚命去作革命！要羞死那溫飽偷生的迷蒙不醒的腐化分子！更羞死那工作不努力，作事不認真的，那腐化惡化的黨員！」

大花子：「常說革命欲成功，必須喚醒民衆。可是咱想個什麼法去喚醒民衆呢？必須預備幾個唱飯的小曲，沿門叫唱。一來可以作討飯的喚頭。二來可以作喚醒民衆的工具。這不時兩全其美嗎？」

花子拾書（獨幕劇）

花子拾書(獨幕劇)

八

二花子：「好！好！好！那末咱一人預備一段吧！」

大花子：旋轉摸頭作思索狀——少頃

大花子：「有了！有了！」

二花子：「有了你還不揆出來！」

大花子：「別開要笑了你聽我唱吧！」

「有剩飯或殘茶，老爺太太可憐我點吧！等到我吃飽喝足後，我抖抖精神把刀拿。若問我拿刀作甚麼，我一心要殺那政客和軍閥。」

二花子：「你聽我的吧！」

「走向街東過街西；衣裳破了誰周濟。雙手舉起打狗棍，便是我的宣傳旗。」

徒說空言有何益，將亡的中國是實際。軍事結束安百業，訓政開始建國基。

深望大家齊努力，一直作到憲政時期。實現了大同世界；完成了三民主義。內無軍閥的暴橫，外無強國的凌欺。誰若一天管我一個飽，我就就拚命的替他幹去！

二花子：『哈哈！走着咱先去討個飽再說吧！』(閉幕)

——完——

河濱

Lord Houghton 作
逸飛 譯

徘徊磨房旁兮又河濱，
耳無聞兮水流音，
輪無聲兮蟲鳥寂，
崩騰崩騰兮余之心。

✻ ✻ ✻

花子拾書(獨幕劇)

箕踞榆樹下兮望陰長，
陰更長兮胆轉強；
期待兮來足音，
期待兮斂衷腸，
余之心兮鏗鏘。

九

花子拾書(獨幕劇)

〇〇

※ ※ ※

伊不來兮爽約呵，

其奈夜兮獨來何？

繁星顆顆兮在金座，

樹葉颼颼兮暮氣掠余頰而過，

余之心兮如沸鍋。

※ ※ ※

淚如湧兮正流，

突有人兮余後；

一手兮加余肩，

余知此手兮甘甜；

甘甜之手兮引余爲儔，

各無言兮聽倆人之心語。

一九二九，八，二七。于笑社



短篇小說
睡魔

俄國遮霍夫原著
海試譯

夜裏，今年十三歲的，看孩子的婢女瓦爾加。一手在搖動着小孩子睡在裏面的搖籃，一面在哼着幾乎聽不見的小調，來哄小孩子睡覺。

聖像前面，點着綠色的玻璃燈，沿着牆壁，繫着一條細繩子，吊着雜亂的孩子的衣裳和又髒又大的褲子天花板上面，映着綠色的大圓圈，而壁爐搖籃，和瓦爾加的身上，映照着孩子的衣裳和褲子的影子，當燈火被風吹搖的時候，綠色的圓圈和影子，也隨着亂恍，光景慘厲，幾乎要窒塞人的呼吸，而屋裏又充滿了湯

睡魔

一

汗和靴子的氣味，小孩子在哭了，因為已經哭了很長的時間，聲嘶力竭了，然而還在不住的哭。誰能知道他甚麼時候纔哭夠呢？瓦爾加是因倦得要想睡了，眼皮是要粘合了，頭是要底下來了，脖子是疼了，眼眶和嘴唇是動不得了，臉子是硬乾的好像化石似的，覺得自己的頭，也縮小的和針頭一般大了。

她口裏還是不住的哼着。

壁爐旁邊的蟋蟀唧唧的叫着，瓦爾加的主人和工人阿大那休斯，正呼着很高的鼾聲，熟睡在對過的屋子裏面，而搖籃的淒哀的軋者，和瓦爾加的喃喃的哼聲，合成了悠然的歌聲，吹奏到睡人的耳朵裏。但是人都在睡夢中，不但不願聽這個音樂，而且感覺得心中的壓迫，反叫人不能安眠了。如果叫瓦爾加睡着，那纔是天人的禍事，准叫給老爺太太打呢！

燈光在飄搖着，綠色的圓圈，和影子是不住的恍動着，映入了半開着不動的瓦爾加的眼中。在半醒的腦海裏，和如在五里霧中似的種種的幻像混合起來，互

相追逐着，正看着如同小孩子哭鬧似的黑雲。於是一陣風吹過，消散了黑雲，而這一次瓦爾加的目中，又從新的幻化出泥濘載道的馬路來了。在那馬路上面，接連的走動着裝貨的大車，和許多背了布袋的人們，他們的影子是不住的在前後恍惚着。大路的兩傍，是隔着朦朧的濃霧，透見起伏的丘岡。但是在這個剎那間，那個背着布袋的人們和影子，突然在泥濘中輾下去了。瓦爾加問他們道「這是怎麼了？」他們答道「睡了睡了」，於是他們都一齊很甜美的熟睡了，但是有幾隻鳥坐在電綫上面，彷彿小孩子哭似的，要叫起熟睡的人們。

她口裏還是不住的哼着，這次是又看見瓦爾加自己在黑暗而且沉悶的茅屋裏面了。

床上躺着死去的父親耶穌提伴。瓦爾加雖看不見父親的形狀，但是聽得見在遠處呻吟的聲音，父親自己說他的病是「歇兒尼亞」症，而因為痛苦非常，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呼吸的氣息，而每當出氣的時候，發出「撲——撲——撲——」

的如同打鼓的音響，

母親伯拉格亞，是爲知會父親快要死的消息，老早往地保公所那裏去了。但不知要回來不回來呢？瓦爾加是躺在火爐旁面，正聽着父親的「撲——撲——撲——」的呼氣。在這個時候，有一輛馬車來到茅屋的門口，而來的就是由公所派來的醫生，醫生進屋裏來了，因爲屋中漆黑，雖然看不見醫生的形狀。但也能聽出咳嗽的聲音和開門的音響了。

「拿燈來！」醫生說。

「撲——撲——撲——」耶輝姆答着。

伯拉格亞跑到火爐傍邊，找尋火柴，無言的過了一分鐘，醫生伸手往衣袋裏找出火柴來自己劃起來了。

「先生！就來！就來！」伯拉格亞一面說一面跑出屋外去，很快的拿了點着的蠟燭進來了。耶輝姆是兩頰通紅眼珠燦燦，而他的目光，是很像看透了醫生，和

蒼藍似的銳利着。

「喂！究竟怎麼樣？」醫生一邊問着，一邊蹲在病人的床邊，皺着眉問道：

「阿！阿！你是很久這樣擱起來罷？」

「問怎麼樣？已經有人接我來了，先生！我想大約不會再過很長的時候罷」
，耶輝姆說，

大約診察了半點鐘之後，醫生站起來說：

「我是沒有法子給你治了，你是非上醫院去不可了。若上醫院去一定有人給你施行割治呢，立刻就去罷，現在已經過去了，不要再耽擱了，可是時間太晚，醫院裏是大概都睡了也不定。但是不用愁那個，我給你寫個介紹信罷，你想怎麼樣，」

「先生！怎麼樣能上醫院去呢？」伯拉格亞插口說「我們是還沒有馬哩」；

「不用發愁，我去知會地保，借給你們一匹馬罷」，醫生說，

睡 處

五

醫生走了，燈火也滅了，瓦爾加又聽見她父親的「撲！撲！撲！」的呼氣。過了半點鐘，又有一輛馬車來到茅屋的門口，而這是裝了耶輝姆上醫院去的馬車，……耶輝姆預備好了上醫院去了。

這個時候是很晴麗的早晨，伯拉格亞是沒在家，她是因為要探視耶輝姆的病狀，上醫院去了，在這個剎那間，小孩子又哭了，瓦爾加又聽見有人同自己一樣的哼起來了。

伯拉格亞回來了。兩手畫着十字架說道。

「昨天晚上是還好，但是今早已經被上帝叫他的靈魂去了。往極樂的天國去了。他上醫院去是已經遲了，還得早一點去纔好呢，」

瓦爾加正在森林中哭了。在這時候，不意中被人打得瓦爾加的腦袋，幾乎撞在赤楊樹上。而又有從身後捉她的衣襟再打了一下。她抬起頭來看一看，眼前站的就是她的主人鞋匠。

「做甚麼了，該死的東西的孩子哭的這般樣，你倒睡的這麼舒服」，

他一邊叱責着，一邊再打她的耳聒子。於是瓦爾加搖了一搖頭，一面搖動着搖籃又哼起來了。綠色的圓圈，和褲子和衣服的影子，巍巍的顫動着看住她，對她瞞眼，一會工夫又侵入瓦爾加的腦海裏去了。於是又看見泥濘的馬路來了，背着布袋的行人們和影子，一齊躺下睡着了。一看這個樣，瓦爾加也想睡，難受了，她想如能躺下睡一睡，能夠多麼快活呀！但是她的母親又來催她動身，往城裏就工作去了，

「老爹：給我們一個大罷？」「修好積德的老爺呀……」，她的母親見一個人說一遍叫着。她忽然聽見有人連聲說：「把孩子抱給我，把孩子給我」，這一次是聽見怒叫的喊聲了。「你是睡着，混蛋狗養的東西」，

瓦爾加跳起來，很徬恍的看看四圍，纔想出自已在甚麼所在來了，這裏是馬路也沒有，母親也不見了，而且連那些行人們也不見了，只看見那位可怕的太

太，站在屋子當中，當這位肩膀很寬的太太，喂孩子喫奶的時候。瓦爾加是靜靜的站在旁邊，等着她喂完奶。

這個時候窗外的天氣，是漸漸的變成蒼白色來了，影子也隱不見了，天花板上的綠色圓圈也薄而且青起來了，不久天就許亮了罷！

「來！接孩子去」，那位太太一面扣上睡衣的鈕子說「又哭起來了，見了鬼了罷，」

瓦爾加接了孩子，放在搖籃裏面，又搖動起來了，這個時候影子也消滅了，綠色的圓圈也消滅了，凡可以惱她的東西是一概都消滅了，但是又困難起來了，想睡的熬不住了，瓦爾加要想驅逐睡魔，把腦袋放在搖籃的邊上，連身體一齊搖動起來，但是無効。仍然的眼皮是粘合起來了，頭是重而且底下來了。

「瓦爾加，把茶爐子生起來」！對過屋裏的老爺又叫起來了。（註茶爐子是燒人家庭中，飲茶用的，上面裝水下面燒火的，壺形的銅爐子，）

阿，阿已經是早上起來工作的時候了，瓦爾加離了搖籃，跑往堆東西的小屋子裏，取柴火去了，這够多麼高興阿！如龍這麼起來搖動，比悶坐的時候，可以忘却因倦不想睡哩。拿了柴火來生起爐子，就感覺得自己的硬乾而化石似的腦子，也滄漫的清醒起來，而心裏也明白過來了。

「瓦爾加把火爐子生起來，」那位太太又叫起來了，瓦爾加剛生了火，還沒有往爐子裏擱的時候，接着又來了下一次的命令了。

「瓦爾加，把老舊的靴子擦一擦！」瓦爾加坐在床沿上一邊擦一邊想，……把腦袋往這又深又大的靴筒子裏面埋下去。但能睡一會工夫，那够多麼快活呀，……她這麼一想，不知怎麼樣，那個靴子也突然膨脹起來，滿了一屋子來了，瓦爾加的刷子也掉下來了。但是她就搖搖頭，張開眼睛來看看四圍，彷彿像朦朧是甚麼東西那麼大起來，又是甚麼東西在她眼中那麼轉動起來似的。

「瓦爾加，把外面的台階掃乾淨罷！恐怕客人們看得討厭呢！」，太太又喊

叫起來了。

爐 魔

10

瓦爾加掃淨了台階和屋子，然後又生了另一個爐子的火，接着又跑往鋪子裏去。但是這裏也有不少的事情要做呢，簡直的連一秒鐘的閒空也沒有，

然而憑你怎樣辛苦，也都比站在廚房裏桌子前面，剝馬鈴薯的時候還惡呢，因為那個時候，瓦爾加的頭是要往桌子上落下來了，馬鈴薯是在眼中閃閃着，刀子是從手中掉下來了。再有那位格粗大而且常年生氣的太太，捲起兩袖，在她的身邊亂轉着，高聲吵鬧的幾乎震壞了瓦爾加的耳鼓。這樣幫着太太，做廚房裏的事情，洗衣服，做針綫，全都是苦得非常難受，可是不光這些環境的情形，要想臉在床上睡一會子的希望，是不斷的還在瓦爾加的心中萌動着，

當午過去了，瓦爾加硬支着混沌的頭，望了暮色蒼然的窗外，無意味的微笑，夜的幕漸漸的罩下來了。夜的神彷彿在那裏告訴她說，「粘合了你的眼皮，而很甜美的睡着的時候又到了」，但夜間靴店裏是坐滿了來客。

「瓦爾加，把茶爐子弄起來」，那位太太又喊叫着，因為這個茶壺太小，要供那些個客人喝茶，至少也要換五六壺的水纔够喝呢，喝完茶後，瓦爾加是照例須要在一個地方，足足站了一個鐘頭，等候着客人們的使命。

「瓦爾加快去買三瓶啤酒來！」

瓦爾加從她的位置跳起來，爲着驅逐睡魔，拚命的飛跑，

瓦爾加，——拿火酒來，——瓦爾加，——開瓶子的鑽子在那裏？瓦爾加——把鹹魚洗一洗拿來——，

終久客也散了，火也滅了，老爺和太太也都睡去了，

「瓦爾加——，搖籃——，」最後的命令又傳來了，

火爐旁邊的響響唧唧叫着，天花板上的綠色的圓圈，和褲子和衣服的影子，又映在半開的瓦爾加的眼前，彷彿照着牠驢眼，未朦朧起瓦爾加的神經。

她還是不住的哼着小調，來哄孩子睡覺，

然而那小孩子是不住的哭着，簡直的哭乏了，但是還在不住的哭着，於是瓦爾加又看見泥濘的馬路了，又看見伯拉格亞了，又看見父親耶輝姆了，她雖然在幻想着這樣雜亂無序的種種的事情因為被睡魔纏住，覺得被一種不知甚麼力量，來網住了自己的手足，打碎了自己身體，壓壞了自己的生命，瓦爾加往四下裏聽了聽，要想從這個力量中逃出自己的身體來。然而仍然是看不見那個力量，她覺得痛苦不堪，於是絞出全身的力氣，凝視着在天花板上閃動的綠圈，在這個剎那小孩子的哭聲，又傳到她耳朵裏去，於是瓦爾加看出了壓碎她心的敵人來了，

哈哈！敵人是小孩子了！

瓦爾加因為驚駭之餘笑起來了，她想為甚麼這麼很久的時間，沒有看出這樣很容易看出來的事情呢？彷彿那個綠圈和褲子的影子，都像在那裏看她，微笑而且吃驚，

突然有一種念頭佔住了瓦爾加，她從椅子上站起來，凝着眼睛微笑，而在屋裏來回的走動，一想到從細縛自己的手足的小孩子脫離，來恢復自由，歡喜得不得了，「把小孩子殺了罷，然後睡罷，睡罷，睡罷，」瓦爾加的腦海中，電光般的起了這個念頭，

於是瓦爾加微笑而舉起手來，指嚇着綠圓圈，偷偷的走搖到籃傍邊，把身子伏在小孩子的身上，壓死了小孩子，然後就往床上輪倒，她被自己也從今以後可以睡得着的歡心所鼓動，莞爾而笑了一會子，然後好像死去的小孩子似的深深的睡着了，

——完——

——海按這個短篇，描寫婢女所受的慘澹的待遇，與主人們的毫無人理，頗為逼肖，而遮蓋夫的作品的好處也在這一點，

一八，九，一〇，譯於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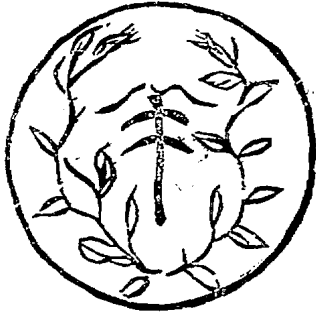
一個小女孩子的自語

一個小女孩子的自語

秋波

王秋華是北平一個女子中學的學生。雖然已經入了中學，年紀却是很輕的；因此一味的說小孩話，然而伊所以能入中學，一則伊是最愛讀書，二則天資也過人。可是有時不聰明起來，比旁人更加糊塗。伊的哥哥王穆衡以新文學著名，再加上活動的手腕，許多同道的女士便都願和他交際。所以從他那些女友裏選拔了一位，便定婚了。有一次伊們看電影去，秋華沒有知道，沒得同去。伊便自坐在屋裏生氣來，狠怨伊們爲什麼兩個人快活去，叫我自己在家悶着。自己愈想愈發的生氣，愈發的着急，最後伊便自語的說道：「從此我總不跟他們玩去啦，叫我去我也不去啦，索性叫他們玩個清靜的，快活够。往後我……不會……也跟我嫂嫂……學麼？我……也自己……找……」說到這裏，忽的不說了。抬頭時對面的鏡子，正和伊作了一條直線；不由的伊紅潤兩頰，羞澀澀的復低下頭去，又不知想些什麼去了。

一九二九，八，三十。于北平



西北的一瞥

劉宇清

(一) 奇怪莫測的婦人

八月十四日的早晨，我從家中起身要到西北方向去，送別的只有老父老母和姪子等人，他們望著我都顯着留戀的樣子，我心中自然感到特別的滋味；不過爲逞強起見，還裝著歡悅的神氣，和他們說了些安慰的話。

夫役們把我的行篋搬到大車上。這一次同車的有七個人；一個立眉橫眼的老婆，一個青春美貌的少婦，一個蒼顏白髮的老叟，一個禿子，一個疤子，一個工

西北的一瞥

一

西北的一瞥

二

人，一個小販，停了一會兒車夫揚起鞭子，起勁的搖了兩搖，「拍，拍」的兩下，向騾子脊背上打去，那騾子便拚命的拉著兩個車輪匆匆前進。

牠們真費力，四蹄緊緊拾落，腦袋向前伸，不住的往外噴氣；有時騾蹄踏在積水上，那白珠似的水花就向四方濺著。

我想離別時境況，不覺傷心悲哀，又想明天是八月十五，正所謂團圓佳節；若不為事情所迫，何以走的這樣倉卒？剛才還留在家中，如今已跑到此地，明天跋涉他所，時光有今有昔；但宇宙的謎中，又有什麼分別？實在的，如今在烈日下奔馳。飽受風塵的勞苦，大家中比較起來，真相差甚遠了。咳；彩雲易散，盛筵難久，好月不能長圓，人生的迷夢又到何時終止呢？

不想沒走到二十餘里路，濛濛細雨似牛毛般淅淅瀝瀝落下來了，久末沾雨的皮地，受了這些小潤澤，宛如春日湖波光滑無比。我們車上沒有頂子，客人們又沒有帶雨傘，騾子的蹄子在光滑的地上走著，來回直打滑叉；於是經車夫的提議，

暫向前邊破廟內避躲。

車子慢慢的走進大門道裏，把牲口卸下，牽在一邊吃草去了，禿子和疤子吃乾糧，那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在一旁吸旱煙。那倭哥兒，大眼，禿頂，概不見笑容的老婆子，和穿青而漂緻的年青女人，在一邊坐著，因為那幼婦穿的衣薄，加以剛纔又受了一陣涼風細雨的吹打，所以抖抖索索的在那兒打戰，後來那老婆子從柳條包內，取出一件古式男衣，讓年青的女子穿上，但是她怕別人譏笑，或是為漂亮起見，只是忸忸怩怩的不穿，老婆子惡狠狠的看了她一眼，自己就披上了。

那靠門立着的疤子，打了個哈欠，一手抓頭問她問道：「二位貴姓？」

「我們姓盧」。老婆子稍為帶了一點苦笑說，「呵！爐子的爐」。疤子問。

「那還是，爐字的爐去了火字旁」。年青女子乾脆的答。

「你們上那兒去呀？」

「天津」老婆子待了「會兒又說道：

「她是我的姑娘，我們到天津覓人去的」。

這時又靜寂了，大家都沉默著，一會兒那年青的婦人和老婆子私語說要解手。隨後那老婆子引著少婦，到破廟後面去。

於是大家開談判了。

「那年青的大概是個女學生吧？」秃子仰頭問另一個短衣工人。

「哼！女生！」沉了一會兒工人接著說：

「你看像她的女兒？……老婆子長圓的大眼，她是細長眼，老婆子是大扁鼻子……越看越不像她養」。

「老婆子是拐子吧？」小販低聲問車夫。

「大半是」。車夫答。

忽然間破廟後面起了爭鬧老婆子說道：「媽的，快脫下來」

「可憐可憐我吧」

「什麼？老娘叫你穿上你還慫呢！」

「媽呀！這是我的」。

「什麼？連你都是我的，何況這……？」

(未完)



傳令兵

慶熙

一個初秋的早晨，農民已經到田間工作去了；女人們正在作早飯。一切都很寂靜，除却從樹上發出幾縷不規則的蟬聲。

林安的爸爸，今天是給張家鋤地。正和三四個夥計，浴着初昇的太陽；在那綠野中，屈着腰；聆着單純的音調——鋤頭和土壤發出吱吱的聲音——不住的工作。

「那是幹什麼的？——好像村長和——」小明停着鋤，朝村頭注視著。——兩個帶槍的兵，跟着村長，朝他們急急的走來。同時別的夥計也立刻的都停止了工作。發出同樣的注視。

傳令兵

「好像是向我們來的……」——漸漸近了；——到了。

「這一個就是。」一根很粗的繩子，即刻套在林安爸爸的頸上。「沒有犯法……」

「到縣裏就明白了。」兵們沒有等林安的爸爸說完，就帶着同村長匆匆的走去了；夥計們用驚異的眼光，不住的看着。

※ ※ ※ ※ ※

這事情，確乎給了村人的一個聚談材料。固然差役下鄉捉人，甚至於帶槍的兵們「拉夫」，都是他們見慣的。可是林安的爸爸，最近又賣了二畝地，各種捐稅都繳清了；不致於因為抗捐犯法；也不致於有人告他——因為他確是個老實農人。

這可憐的老農人的兒子林安，在三年前就出去當兵了；直到現在連消息還沒有，從村長的報告中，才知道這事情是林安惹出來的。因為他刺死師長了，犯了

前清的滅門大罪。幸喜政府仁慈，除了把他已經打死外，只把他可憐的爸爸抵了去。留下了他多病的老母親。

確乎是林安這孩子太壞了。拋棄他的父母；刺死他的長官，這真是一般大人先生們的氣事。

但是——唉；但是，林安又何嘗沒有忠孝之心呢？不過實逼如此罷了。



林安小時家裏還過得；那時他的父母都還在年壯，種了三四十畝地。冬季裏，整天整夜的紡棉織布。雖然辛苦了一年，到也能得了個溫飽。後來老天爺不作美；水，旱，虫蝗，——各種天災，差不多年年都得逢著一樣；同時洋貨以興過來，連縲布都賠了錢。而許多的英雄們，又連年的打仗，弄的雜捐也多了；有時他們的大軍臨境，還要徵發糧草。把個可憐的老農人逼的就日夜不住的工作，也得不到一飽；於是地也漸次賣完了。除下種幾畝不值錢旱地；只好給人家作工。

傳令兵

四

血氣方剛的林安，才曉人事，就看見這種家境敗落的慘像；幾乎使他幼稚的心破碎了。他痛哭；他瘋狂；他恨自己沒有能力，使老年的父母安樂；他受不慣債主的催逼，於是一氣而暈了。

在這種失業着，到處充塞的社會上；缺乏專門技能的林安，那配得着職業呢？最後爲解決吃飯問題；便在A鎮的街頭跟着打「招募新兵」旗子的老總，開始他兵的生活了。



入伍的第一天，除了發給他一套老兵穿過的袷衣外；還有一件破了肩頭的棉大衣。——也就是晚上睡覺的被子。吃飯的時候，除了黑色饅頭之外，還有半兩多蘿卜。——這雖然足以使他感覺出十二分的不舒適；但是他想這種不工作而得來的，到也不錯。

第二，營長訓話了，足足的訓了兩個多鐘頭。大意是說什麼，「國家多事

的年頭……到軍隊裏，應當服從；服從就是叫你怎樣，你就怎樣……明天就得開始訓練，」營長訓完；回到連裏，連長又訓，連長訓完；回到班裏，班長又訓，每回都訓有一點多鐘；大概都是把營長的話，重複了一遍。

他開始有些不安了；他想軍隊裏，就是這樣的討厭嗎？屁也不值的一點意識，要訓三四遍和四五個鐘頭。

第三天，天還沒亮；他忽然聽見：「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
「時候，比我到田間鋤地的時候還早哩？到有人吹號了。」他想。拍，的一個耳光，把他驚起來了。

「媽的，聽見起牀號還不起來！」班長對他狠狠的罵。他急忙的整好衣服，按班長的指揮站好了隊。

「噢！那是起牀號。」他摸着火燒燒的左額。

到了操場，他從班長的模範中；受過不知多少回的「媽的……小舅……」

和耳光，皮帶的滋味；學會了「立正，開步走，一，二，三……」太陽昇過樹梢了，他肚裏，餓的「咕……嚕……」直響。身子累的都倒在地；還不見班長讓回去。

「……滴……」號聲又響了。他才從班長「解散」的命令中，得到釋放；回到屋裏向籬上一躺，遍身好像散了一樣。

拍，的一脚，踢到他的大腿上。「媽的，誰許你睡哩！」他急忙的起來，按立正的姿式站好。

「這一回是輕的；下次我不罰你，是你的兒！」班長繼續的說：

吃飯時候到了；班長指揮束上皮帶，站好隊，預備吃飯。

「怎麼也不讓喝點水呢？……束上帶吃飯。太不舒服。……也不讓休息回！……」他在想；拍，的一掌，又打在他臉上。「媽的。站隊也忘了立正；跪下！」

他跪在地下；看着其他的弟兄們，都大嚼着黑饅頭；問乎還嗅着從官長的小

廚房裏吹來一陣陣的香味；使他噙了幾回垂液。

✪ ✪ ✪ ✪ ✪

五天過去之後，又發給一支槍和二百粒子彈；他又從連長的口令和耳光下，學會了「裝子彈……放……散開……」雖然晚上回來的時候肩頭累得直痛；但是，幸喜知道的規則多了，好在一天兩頓黑饅頭是缺不了的。

十天過去了，團長又集合訓話哩；說什麼？「爲國爲民，不可以潛逃……」同時又拿起隻血淋淋的耳朵。說是才從潛逃的兵頭上割下的。又說什麼「明天就得學習打野操……速成……」

第二天，大略許是才過半夜罷！他從班長的掌下醒過來；穿好衣服，背上子彈帶，大槍，風衣，鐵鍬，洋鎬，……居然和駱駝一樣，負著四五十斤的載重。站好了隊，聽候營長訓話。

「今天我們佔據五十里以外的目的地，向二營進攻；若和真作戰一樣！」

傳令兵

七

他在營側面的從隊裏；連走帶跑的，不到太陽昇到地平線的時候，已經到目的地了。累的他身的汗，鑽過夾衣浸入棉風衣。肩膀上似沒了知覺……。

連長又帶開了。攻擊令下了。「前進」！連長一聲喊，他沒命的往前跑；正在上氣不接下氣的時候，班長在後面「碰」的一拳，幾乎把他栽倒。

「曲下腰去！」

他曲下腰了，班長還嫌不夠；又是一拳。他的腰直曲的和地距離不到半尺遠了。

「立定」！連長喊了一聲。

「伏下」！班長說：

他伏在地上，閉不住的嘴，把地上的浮塵吸了個飽。

✻ ✻ ✻ ✻ ✻

(未完)



憶 ！ 上篇

鄭樂三

這是一個午夜！

滿天的星斗，與一輪皎月，全被那肆虐的風姨，吹的半明半暗。殘暴的飛砂走石，也一陣陣的向那既薄而柔的窗戶紙下總攻擊令。這時枯坐無事的我，——不有事，是等著代旁人開門——更覺得無聊的狠，於是聯想到C太太的一段故事。不禁發生了一個疑問：「呵！這究竟是誰的罪惡？」

C太太本是N縣S營長的小姐——以後就稱她為S小姐——天生一付活潑的腦筋，與漂亮的臉龐，最可惹人注意的，就是她那兩支纖手所作出來的針帶，與

憶！

一

所寫出的蠅頭小楷；這要是在不知道的人，一定要歸功於她的父母教導有方啦。

其實S太太S營長，每日除去了作他們的鑽營的應酬以外，惟有躺在床上臉對臉的過他們的雲來霧去的生活；家政麼？除去了委派給兩個僕婦維持他們的臥室清潔以備應酬，而外，簡直的置之不聞不問。所以他們的兩個僕婦，一個廚役，一個聽差，明着雖是四個同事，暗着却早已變成了兩對夫婦了。

那位聽差先生也會注意過小姐，向她試行過幾次調戲的手段，全被她嚴厲的拒絕和申斥，他因為要保守飯碗的緣故，所以也只好罷休。

以我們想S小姐處在這種的罪惡的魔窟以內，一定要整天的以淚洗面了；誰知道不但沒有一點煩惱，而且每天都是很快樂的；這不過也有她所以快樂的原因。

有一年——她十歲的那一年——五月節的時候：烈日照着了她們的碧綠的葡萄架，底下，放着一個小方桌，上頭放着一把破瓦壺，與幾個粗瓷茶碗，旁邊坐

着兩個身體堅壯的村夫和兩個村婦，每人手裏揮着一把芭蕉葉，此外還有一雙十歲左右的男女小孩，爛熯天真的在烈日下爭逐玩耍，這就是S小姐的父母，和她那時尚未死去的堂姑母和堂姑夫的，一個小談話會。

「哎呀！」S小姐由很遠的跑到葡萄架下，雙手抱着她那一隻新繹的粽子式的右腳，這樣麼喝着：「S哥哥因為要奪我的粽子，把我的腳也踩了，粽子也掉了，哎喲好疼呵！」雖然假粧着苦喪着臉子，却不住的要笑；還用她那兩隻眼睛斜着她那隨後追來的C哥哥。

「去，你們老是這樣：玩着玩着就沒有什麼好的了，你的腳既然是疼，又怎麼能跑到了這裏呢？」C太太假作一臉怒氣的說：

於是這一對小男女，也就噙着小臉，搭理搭訕的走開了，S小姐却跑到葡萄架後，一個人坐在那裏生氣。忽然從葡萄架下傳出了一種聲音；使她狠值得注意。

憶！

四

「呵！他倆不是天生成的一對金童玉女嗎？」S太太帶笑的說：

「可不是麼？我也說是。」S營長也帶笑的說：

「男婚女嫁是應當由我們女人主持的，大姐！——稱呼S小姐的堂姑母——我們兩家都種着幾十畝地，也可以稱一個門當戶對啦，我想把他倆撮合到一塊兒，不知道大姐你願意不願意？」S太太狠和藹的說：

「這事我到狠贊成，」S小姐的堂姑夫，不等他的夫人開口，就這樣搶着說：「那麼，我們就一言爲定吧。」S營長很慷慨的說：

S小姐聽到這裏，雖然是她的旁邊並沒有人，但是她已經羞得一溜煙的跑到屋裏，往牀上一躺，扯過被褥把頭蒙上，也不知她是要入黑甜鄉啊！還是細細磨她將纔所聽來的話的滋味去呢？

(未完)

投稿規約

一 體裁以論文、小說、短篇、雜著、詩、詞、笑話、小品、文字、以滑
 二 撰譯一律歡迎
 三 凡有文筆、詩詞、笑話、小品、文字、以滑
 四 稿有起、落、合、格、須、用、新、式、標、點
 五 來稿請寫清楚、姓名、地址、並加蓋圖章、原
 六 稿號、稿本、不退還
 七 投寄稿請附原稿、或叙明原著者姓名、各
 八 及出版日期、及地點
 九 一、選之稿、分、兩、種、(一)現金、(二)本刊
 十 一、經、銷、之、稿、製、家、幸、勿、惠、顧
 十一 兩、稿、取、酬、金、抄、製、家、幸、勿、惠、顧
 十二 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註、明
 十三 來稿、本、社、當、酌、量、刪、改、註、明
 十四 來稿、本、社、當、酌、量、刪、改、註、明
 十五 來稿、本、社、當、酌、量、刪、改、註、明

定	預	每冊	每月	全年	郵費
全年	半年	四角	三角	二元	國內
全年	半年	四角	三角	二元	國外

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五日發行(創刊號)

版權所有

編輯者 王 潘 蕭 穎
 北平四牌樓北河沿二〇八號
 發行所 北京新文藝編輯社
 北平四牌樓北河沿二〇八號
 印刷者 北京新文藝編輯社
 北平四牌樓北河沿二〇八號
 總發行所 各埠各大書局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級	底封面	三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	二十元	十一元	
上等	插圖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普通	正文	十元	六元	三元
一期	實價	一元		
套印	彩色紙	印價	另議	

北平做新文藝編輯社

標語

- 一、提倡寫實的作品與平民化的文學！
- 二、廣播唯物觀和以國民性爲基礎的文藝於大中華文壇！
- 三、打倒頹廢派和不良的日記；與那專寫風花雪月韻事的新風流才子！
- 四、促進平民智識；喚醒青年的迷夢！